征程如画

“丰碑”之中见信仰

陈 都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党的事业，人民的事业，是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奉献而不断铸就的。”对党忠诚、为民奉献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体现得尤为深刻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，在美术、影视等领域的专业创作以及新大众文艺创作中，一个定格在风雪中的身影不断被演绎，他就是长征路上的“军需处长”。其克己奉公的奉献精神，震撼了许多人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淬炼高尚品格的生动注解。

我最早了解这个故事，是在学生时代，语文课本上那幅经典插图《丰碑》（见右图，人民教育出版社供图）令我印象深刻。雪山上，寒风肆虐，红军战士们艰难前行。走着走着，队伍的步伐突然慢了下来，前面有人围成一圈。将军赶来，只见一位老战士穿着单薄的旧军衣，倚坐在枯树旁，浑身落满了雪，化作一座“丰碑”。将军当即要问责军需处长，战士们却含泪告知，眼前这位被严寒夺去生命的人，正是掌管物资的军需处长。没有碑碣记下他的姓名，但他在生死关头舍己为人的大义，在美术工作者笔下不断被诠释、传承。

插图《丰碑》由王惟震创作，他把课本中“晶莹的丰碑”的文学化表述，转化为可视可感的精神力量。作品整体呈蓝灰冷色调，使观者联想到寒冷的天气与行军的艰难。画面中，军需处长倚树而坐，眉须已覆上白雪，红军将士们正面向其敬礼道别，与远处雪花纷飞、雪山巍峨的景观形成呼应，烘托出军需处长如丰碑般的形象。而军需处长牺牲时抬手所指的方向，正是红军队伍的前行方向，由此形成动与静、生与死的互文——老红军的牺牲，化为红军将士继续前行的力量。

一座“丰碑”，不仅被记录在课本里，也伫立在人民心中。时至今日，这个风雪中的身影依然清晰，其所彰显的崇高思想境界更加令人动容。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“伟大的远征”主题展览中，雕塑《军需处长》以写实手法，定格军需处长壮烈牺牲、红军将士敬礼惜别的场景，引得许多观者驻足良久。在宁夏银川松鹤陵园中，雕塑《军需处长》则以写意的手法，让老红军的身躯与山石融为一体，用刀笔镌刻无声信仰，诉说着不朽的忠诚。

军需处长的形象无疑是红军长征中极具代表性的个人形象，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整支队伍立下一座精神之碑。还有不少美术工作者将目光聚焦于红军爬雪山的行军场景，以自然之恶劣烘托红军战士铁心跟党走的坚定信念。其中，经典作品如吴作人的油画《过雪山》，作者把视角拉得极远，用俯瞰的角度，描绘出雪山的险峻。红军队伍如一条长龙蜿蜒向前，仿若嵌入山体的“丰碑”。艾中信的油画《红军过雪山》则大大压缩了天地空间，使风雪交加的翻涌动势更加强烈。在这片天地间，人是那么渺小，脚步却那么坚定，进而凸显精神的崇高。

面对严酷环境时不屈不挠，尤能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和忠诚担当。因此，后世艺术家不断回望红军过雪山这一历史场景，探索这个主题的时代价值。其中一些作品受毛泽东诗词“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军过后尽开颜”启发，重在表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以呼应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的拼搏精神。如王颖生与董卓合作的中国画《翻越雪山》、孙立新的油画《雪山壮歌》等作品，不再囿于红军战士背身攀登、艰难跋涉的传统图式，而是着力塑造面向画外、意气昂扬的群像，让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当代观众。



美术作品是今人回望峥嵘历史的重要媒介，也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。通过一系列作品，我们不仅看到艺术叙事的变与不变，更仿佛重回那个年代，在身临其境中读懂无数革命者的赤诚之心和坚定信仰。艺术留存的，不只是一段远去的往事，更是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，它回答了为何革命先烈甘愿以生命铸就丰碑，也持续激励着人们奋进新程。

（作者为中国国家画院副研究员）

谈艺录

愿我的版画像一首首小诗

李以泰

纪念鲁迅诞辰145周年、逝世90周年之际，我于半个多世纪前创作的黑白木刻《鲁迅》（又名《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》）在我“从艺70年特展”上展出时，仍吸引着不少人前来观展。其实，这件作品的创作并不容易，它和其他展览作品一起，凝结着我数十年来对版画艺术的深入探索。

我从小不善言谈、性格沉静，却喜欢画画。1956年，我考取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附中，之后进入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。由于历史原因，我没有得到版画艺术训练，但我对版画的热爱未减。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杭州扇厂工作，上班画扇子，下班就自学版画。我找来诸多国内外版画家的专集和小册子，深入钻研，逐渐对版画艺术有了深刻理解。

什么是版画艺术？在我看来，版画有着独特的艺术语言、表现方式和美感，与油画、中国画、素描、水彩完全不同。要创作好版画，首先要懂得并学好版画的艺术语言，由此才能充分发挥版画的特点和艺术表现力。

我的黑白木刻创作便是在对黑白形式语言的长期探索中逐步深入的。黑白木刻的艺术语言是什么？就是黑白和刀味、木味、印味！为了系统掌握黑白艺术形式的变化规律，我在图书馆遍阅相关书籍，却难以找到国内外关于黑白艺术形式研究的论著。于是，我决心自己去钻研。黑白怎么搭配才美？为何不同的黑白构成能传递不同的情感……

在对这些问题有所研究的基础上，1974年，应杭州市文化局之邀，我创作了表现鲁迅学习马列主义的版画《鲁迅》。关于这一题材的刻画，当时已有陈逸飞的油画《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》和潘鸿海、郑毓敏、顾盼合作的油画《认真学习马列著作》。两幅作品都聚焦鲁迅专心研读马列著作的场景。为与二者构思相区别，我重在表现鲁迅学习马列主义后思想上的飞跃。好的创作，既要有思想深度，也要给观众留下想象空间。为此，我一边构思，设想鲁迅学习马列著作的各种地点和场景，以及可能出现的种种心情和动作；一边画草图。最后，画面定格鲁迅学习过程中豁然开朗、兴奋站起的一瞬。艺术语言上，我以黑白突变的基本形态和大面积的黑、白、灰营造出强烈而明快的视觉效果，背景以大片留白引人遐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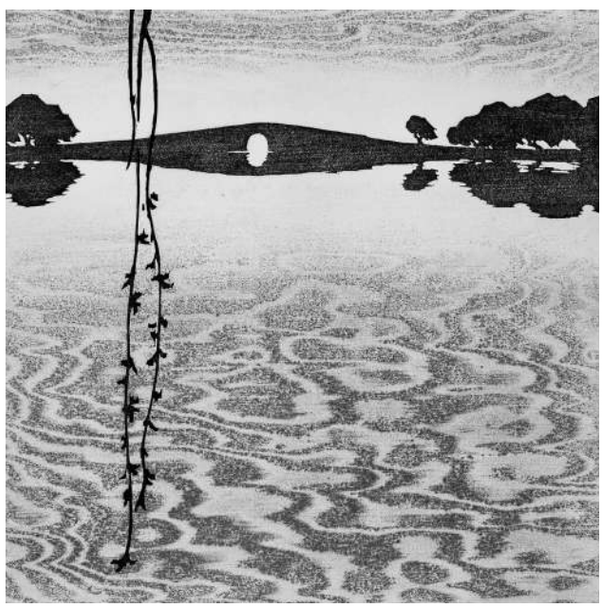
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，我重新回到浙江美术学院学习。在赵延年、赵宗藻等先生教导下，我对版画艺术有了更深入的研究。1980年我留校任教。在美院期间，我创作了“历史人物”“新疆风情”“江南渔村”“童话插图”等系列黑白木刻作品。我喜欢造型概括而严谨，喜欢每一刀都有独特的气息，喜欢每一幅作品都有不尽的诗意。我不停地探索。后来我又研究了水印木刻，创作了“白蛇传”“西子湖”“江山多娇”“绿色的呼唤”等系列水印木刻作品，充分彰显刀味、木味与水味的交融，传递特有的美感和诗意。

多年的版画创作，使我深感掌握版画艺术语言的重要性。许多版画作品表现力弱，很大程度源于创作者对版画的艺术语言研究不深。因此，我曾在教学改革中开设“黑白形式构成”新课，也曾完成学术专著《黑白艺术学》，希望创作者能得到启示、欣赏者能走出迷津。

如今，我虽已至耄耋之年，仍坚持作画。画了一辈子，我真切感受到，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佳作，丰富并滋养其精神生活，是艺术家的神圣使命。愿我的版画像一首首小诗，让人们得到心灵的愉悦，获得美的想象。

（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）

下图为版画《断桥霞光》，作者李以泰。



画面之外，遇见更完整的费欣

柳淳风



继“致敬巨匠：从达·芬奇到卡拉瓦乔—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”之后，中国美术馆再聚经典，推出“致敬巨匠：尼古拉·费欣绘画精品展”，持续引发观展热潮。为何费欣的创作历经岁月变迁，仍能打动当代观众？

目光首先要投向费欣所处的时代。20世纪初，西方艺坛正经历一场从观念到语言的深刻变革。现代艺术流派次第兴起，多数艺术家挣脱学院派范式，转向形式的解构与观念的探索。身处这种变局，费欣作为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巨匠列宾的弟子，其艺术既保有俄罗斯现实主义绘画所强调的严谨造型，又吸纳印象主义对光色的处理与归纳，形成自由、奔放并富有表现力的个人语言。

取舍之间，可见费欣艺术独有的东方意趣。他不仅精于塑造，更依托高超的布面基底制作技艺，发展出独树一帜的色彩美学体系。费欣摒弃西方传统油画光亮浮艳的底料制式，研制出吸收性画底。颜料落于其上，油料被充分吸收，仅留纯粹色料凝附于画布表层，生成温润沉静的灰调基底。在素雅基调之上，费欣精心经营色阶幽微连绵的推移变化，虚实相生，与中国传统绘画含而不露、静中见韵的美学旨趣不谋而合。

审美上的默契并非偶然，实际上费欣对东方文化向往已久。旅居北美期间，唐人街流传的传统画卷、雕花屏风、民间木刻版画等，皆是他观照中华文化的载体。费欣常年搜集中国古物，从中静观笔墨线条的虚实章法，体悟中国传统绘画以形写神、删繁存韵的特质，将东方审美意味内化于心。20世纪30年代，他曾期许远赴北平写生，终因时局动荡未能如愿。这场跨地域的奔赴虽成憾事，但器物与图像构筑的精神桥梁，让费欣与东方文脉始终遥遥相通、脉脉相契。

作为此次策展的亮点，展厅特别陈列了费欣的一系列纸本素描，清晰展示了他线条语言的转向，更为完整地呈现了费欣艺术创作面貌。在当时中外交流不畅的语境下，纸张、各类富有地域特色的物件等，构成跨时空审美对话的通道。在美期间，费欣善取中国古纸作画。这类纸张不能反复擦拭修改的特点，重塑了费欣的运笔逻辑——线条不再依附形体勾勒轮廓，顿挫提按、轻重转折间生发出如同书法般的筋骨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费欣的素描和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白描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他神会中国传统绘画立象取神的要义，删繁就简，凝练人物的精神风骨。当西方素描的笔触跃于东方纸材上，转变的不只是媒介，更是艺术家观察客体、经营虚实的思考方式。

费欣的艺术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推介到中国，持续影响着国内院校美术教学体系的演进。新中国美术教育初创阶段，苏俄写实体系补足本土造型训练的短板，却也导致一些创作者出现技法固化、重形轻质的倾向。费欣的艺术，在写实的再现与写意的传神间架起融合的津梁。这种契合，令费欣的艺术超越普通技法范本，引发艺术家深刻思考。

艺术的交融，从不是范式的照搬，而是审美精神的互照。这场展览通过展示费欣对中西融合的探索，不仅为观众重新审视费欣打开一扇窗，也为跨文化的美学创新带来启示。

（作者为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）

上图为油画《自画像》，作者费欣。

读画

走进寒林深处

赵艳玲

天津的冬天来得干脆。海河上的风一紧，树上的叶子便哗哗地落。这样的时节，正宜品读北宋范宽的《雪景寒林图》。

范宽生活的北宋初年，海内渐安，山水画发展达到鼎盛。当时名家辈出，李成声名为最，学其烟林清旷的山水画风者甚众，范宽也曾追摹。然而，范宽后来逐渐认识到“吾与其师于人者，未若师诸物也；吾与其师于物者，未若师诸心”，遂卜居于终南、太华岩隈林麓之间，观察云烟风月之变化，最终跳出前人范式，自成一家。

《雪景寒林图》是一幅三拼绢立轴，纵193.5厘米，横160.3厘米，不仅尺幅巨大，而且画面气势雄壮，清代书画鉴藏家安岐赞其“宋画中当为无上神品”。画卷描绘的是秦陇山川雪霁之景。画面中，天染灰，水染灰，石的阴面、树的疤结一层层染黑，画家着意让雪之白自己“浮”出来。近看山石，其上布满密密匝匝的墨点，被称为“雨点皴”。一笔一笔落下去，像雨，也似钉，把山石一下一下“凿”进绢里。

画中很有意思的一处在左下角：一扇门半开着，一人正探出身子望向屋外。这是全画中唯一的人。若只想写一个“寒”字，画家尽可让这天地间空无一人，但范宽偏要在山林里绘出这个人，或许，他要让“寒”有温度，让“静”有呼吸。

远观画作，主峰堂堂然压住画面，远山伏得很低，依次推远，主峰与远山之间烟雾缭绕、意境幽深。北宋沈括有言：“大都山水之法，盖以大观小，如人观假山耳。”优秀的画家不只停留于一处写生，而是走遍整座山，再以移动的视点把巨山收进一方绢素。所以，人们在此画中找不到一个固定视点，看细节要走近，观气象要退远。一进一退之间，便有了“深”意。

元代以后，山水画的创作重心逐步转移，从对山川实景的描绘，更多转向笔墨意趣和主观心境的抒发。近代固定视点对景写生范式的兴起，更让这套游于群山、先人后退、以心观物的观照方式渐渐被淡忘。对于习惯了特写与碎片化图像的当代人而言，《雪景寒林图》恰恰提醒我们，应以一颗沉潜之心去整体观照世界。



◀中国画《雪景寒林图》，作者为北宋范宽。

雪年年落，画中那扇门也一直开着。所谓“走进寒林深处”，无关考据，而在于一个人还愿意在一幅画前站多久。希望每一位观者都能把一身的匆忙，先卸在门外。

（作者为天津博物馆副研究馆员）

▲扫描二维码，观看相关视频。



▲油画《在太行山上》，作者戴士和。

艺坛走笔

把书法之美融入公共空间

陈少男

地铁站不仅是交通空间，也是城市文化客厅。不少地方将书法引入地铁空间，让乘客在匆忙赶路时与汉字之美不期而遇。作为一名品牌设计师，我习惯以设计视角观察城市中的汉字，各具韵味的地铁书法站名由此引起我的注意。我将其整理为合集发布在社交平台上，受到不少网友喜爱。看着大家热情的留言，我不禁思考：这些地铁书法站名为何能够圈粉当代年轻人？

或许，答案就藏在书法艺术本身的生命力里。那些历经千百年的墨迹，既串联起城市的过去与现在，也连接着人们的情感与记忆。南昌部分地铁站名的字体源自江西籍北宋书法家黄庭坚，其行书如长枪大戟，纵横奇崛，与南昌这座英雄城的刚毅气质不谋而合。杭州地铁站名则取法自“老市长”苏东坡的书法，丰腴跌宕、天真烂漫，透着一股文人的洒脱与从容。在地铁书法中，城市的历史文脉与精神气质得以具象化，人们的出行由此成为一场文化之旅。

不过，让书法走进城市公共空间，并非简单地将经典书体挪到地铁墙面上。从集字、造字，到简体化、字形协调，每一步都需要在艺术表达与公共功能之间寻找平衡。南昌地铁3、4号线优先从黄庭坚传世作品中集取原字，遇到少数繁简字形不同、无法直接沿用的字，则依据黄氏书风重新造字。每个字的大小、笔画粗细，以及结构上的呼应与避让，都需要反复推敲，以求整体气韵贯通。西安地铁则注重提升书体在导视系统中的适配性，其在借鉴唐代颜真卿楷书特点的基础上重新造字，使字形更加工整、统一。这样的处理不仅使书体更加适用于站厅墙面上的大型站名，也适合缩小后应用在线路图等场景中，兼顾识读效率与整体一致性。

今天，从节庆海报到路边广告，从老字号招牌到新式茶饮包装，传统书法正以更轻盈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。然而，其中也有一些值得警惕之处。一些景区为游客打卡而设计的互动展板，字体风格与景区气质不相匹配；一些古城墙上新刷的书法字，并未考虑与遗址风貌的协调性；一些品牌的广告为追求“国潮”之风，生硬堆砌书法元素……这些现象提醒我们，让书法走进公共空间，不能只求“吸睛”或“出片”，更要讲究“得体”和“耐品”，不能徒有书法之形，而无文化之魂。

AI（人工智能）时代，设计师面临更多考验。当AI能够辅助生成各种风格的书法字体时，设计的门槛看似降低，设计师的责任实则更重。AI可以辅助集字、造字，但人对传统文化与笔墨气韵的理解和感受无法被替代。把书法之美融入公共空间，需要设计师在AI生成与经典创作、文化传承与功能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。唯有如此，我们身边的书法风景才能既有传统之韵，又有时代之新，真正为人们提供文化养分。

美术
本版邮箱 msfk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 吴艳丽 马苏薇 赵偲汝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0.6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